

毛主席詩詞

郭沫若同志谈
毛主席诗词

湘潭师专中文科编印

一九七八年七月

滿江紅 和希莊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寒球有幾個蒼蠅螻蛄
滿洲東去連屬我神州
杜鵑蟻緣槐誇大國
蛇蜂攪樹誰何易子
風前葉落六出安能
多少事從來忘天地轉
陰迫一萬年太久
爭朝夕每翻騰雲水
如沙洲
震盪風雷激
要掃除
一掃寰宇
三言放

目 录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红旗跃过汀江”	(12)
喜读毛主席《词六首》	(18)
谈《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33)
“枯木朽株”解	(35)
“寥廓江天万里霜”	(36)
谈《清平乐·会昌》	(39)
“红军不怕远征难”	(40)
谈《沁园春·雪》	(49)
“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诗《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	(50)
“一唱雄鸡天下白”	(57)
谈《蝶恋花·答李淑一》	(61)
谈《七律二首·送瘟神》	(63)
“敢教日月换新天”——读毛主席诗《七律·到韶 山》	(66)
“桃花沅里可耕田”——读毛主席诗《七律·登庐 山》	(76)
“不爱红装爱武装”——读毛主席诗《七绝·为女 民兵题照》	(84)

“芙蓉国里尽朝晖”——读毛主席诗《七律·答友人》·····	(92)
“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诗《七绝·题庐山仙人洞照》·····	(100)
“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	(105)
“待到山花烂漫时”——读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	(111)
“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毛主席诗《七律·冬云》·····	(120)
“五洲震荡风雷激”——读毛主席词《满江红》·····	(127)
给新北大《毛主席诗词》编写同志的两封信·····	(134)
在新北大《毛主席诗词注解》打印稿上的批注·····	(136)
关于毛主席诗词解释中疑难问题给北师大《毛主席诗词试解》(未定稿)编写同志的回信(摘)·····	(138)
谈关于毛主席诗词的若干注释问题——答海军指挥学校毛主席诗词学习小组问·····	(150)
对《毛主席诗词》民族文字版翻译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的答复·····	(153)
和《毛主席诗词》朝鲜文版翻译组部分同志的谈话·····	(157)
对福建师院《毛主席诗词笺释》编写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的解答(摘)·····	(165)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节录)·····	(167)
纪念毛主席诞辰(诗)·····	(174)
后记·····	(175)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长沙》，据刊本标注，为“一九二五年作”。一九二五年是上海五卅惨案爆发的一年，接着便是在广东的省港大罢工，在党领导下几十万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罪行的行动，使香港在长时期内成为了一个死港。

一九二五年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动的前一年。叶挺同志所率领的党的武装力量独立团，以一九二六年的夏季，由广州出发，在平江、通城、汀泗桥、贺胜桥等地连战连捷之后，终于在十月十日拿下了武昌城。这样迅速的军事上的胜利，事实上是得到沿途的工人农民协助的，特别是湖南境内的工人农民组织的协助。

我们须得知道，毛泽东同志以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安沅曾经组织过工人补习学校。在同一年的夏天，又领导过长沙土木工人的罢工，促进了湖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其后两年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从事革命活动，以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回到湖南，在农村中又组织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旗帜的“雪耻会”，事实上就是农民协会的前身。

到了一九二五年的冬天，当时湖南省的督军赵恒惕，觉察到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对于统治集团的危险，于是加紧防范，有意进行逮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毛泽东同志又

才离开了湖南，南下广州。无疑《沁园春·长沙》便是在离开长沙的前夕作的。当时已经是“寒秋”，秋天已深，更可能已交冬令了。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桔子洲，一般称为水陆洲，又写作水鹭洲。它是横陈在湘江中的一个江心屿，在长沙市西，靠近岳麓山的东麓，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最宽处约半公里。洲上是有人家的，据说多产美桔，故又名桔子洲。

这个地方，我也特别喜欢。北伐战争初期，我跟着军队从广州出发，进入湖南，在长沙呆过三几天，但那时很忙，水陆洲上却不曾去过。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长沙呆过二十二天。二月二十八日要离开长沙回武汉了，“在警报中”写过一篇小文，叫《长沙哟，再见！》那主要是在向水陆洲告别。文章中有这样一小节：

“……那平坦而有疏落之趣的水陆洲，怕是长沙的最好的特征吧。无论从湘水两岸平看，无论从岳麓山顶俯瞰，那横在湘水中的一只长艇，特别令人醒目。清寒的水气，潇疏的落木，淡淡点缀着，‘潇湘’二字中所含有的雅趣，俨然为它所独擅了。或者也怕是时季使然吧。假使是在春夏两季之交，绿叶成荫的时候，或许感触又会是两样吧。”

在文章里我甚至于说，在抗战胜利后，我“索性就卜居在我所喜欢的水陆洲，怕也是人生的大幸事吧”。但事实上我和水陆洲告别之后便没有再去过水陆洲。当年的十月从武汉撤退到长沙，在长沙受过一次大火的洗礼，大火后也曾经去长沙做过一段时期的善后工作，但始终没有机会再去一次水陆洲。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旬到韶山

去访问时，虽然也在长沙住过两天，也没有和水陆洲再见。我是不是把水陆洲忘记了呢？不是，最妙的水陆洲差不多天天都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且活在我的心里。那就是《沁园春·长沙》中所描绘的水陆洲了。

我在一九三八年和水陆洲告别时是在冬尽春初，水陆洲可能是在最萧条的时候，然而真象倪云林的山水画。我也预想到了“春夏之交，绿叶成荫”，会有不同的感触，但就没有预想到“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天的胜景。这就证明：我并不曾知道长沙的真正好处，也不曾知道水陆洲的真正好处。

岳麓山半腰的爱晚亭，我曾经去过，我也在那儿留连过。亭名“爱晚”，自然是从“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句得来，秋天的岳麓山上，红叶一定很多是可以想见的。但我不曾预想到那样美好的绝景。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这秋天的水陆洲多么美啊！岳麓山和其他长沙周围的山，满山都是红叶。一层层的高树都染红了，红到了天边。而在这一片红色的世界中，清澈见底的湘江，平静地流泻着，有无数的上水船，下水船在水面上穿梭交织，锦上添花。连水陆洲都象一只浮在湘水上的大艇，毛泽东同志正站在船头瞻望形势，看把这只船驶向何处去。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单独在赞赏红叶吗？我看不然。看到这样的一片赤色世界，人们不能不发生种种联想。远一点说吧，可以联想到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胜利了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可以联想到一九一九年外国人称为中国学生“赤化”了的五四运动；可以联想

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主席亲自参加了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近一点说吧，可以连想到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把消极因素的国民党都调动起来了，促进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可以连想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和正在进行着的省港大罢工。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形势，难道不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内在情境吗？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当作者看到那么一个赤色世界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是会有八九年来国内国外革命形势的连想在交织着的。

在这样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中，掌舵的人，头脑要特别清醒，要象秋天的太空那样净无纤尘，要象秋天的流水那样明漪绝底。不能够铺糟啜醢，不能够随波逐流，要看稳水势，把船驶到应该驶往的地方。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所写的自然是秋天的湘江，但也不单纯是秋天的湘江。这在我看来，不同时也就是诗人自己的心境吗？诗人的脑海正象秋空那样高朗、秋水那样的明彻，而有深沉的诗思在不断地向客观世界更注入以葱笼的生命。

往上看吧，有雄鹰正振动着它的健翮，搏击着高朗的太空；往下看吧，有游鱼在岸边浅水中游泳，也好象在水底的天空中翱翔。鹰也好，鱼也好，山上的红叶、层林也好，江里的碧水、百舸也好，一切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物类，都在这清澄明彻的大宇宙中作自由自在的比赛。这是多么开阔的景象啊！

“‘鸢飞戾（至）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这儿是一个哲学的境界，也是一个现实的境界；这儿是一个身外的境界，也是一个身内的境界。诗人

的意识中不正为我们开展出了一个更辽阔的宇宙吗？

“怅寥廓，”——呵呵，真是辽阔呵！这辽阔固然是眼前宇宙的辽阔，但也是中国革命远景的辽阔，世界革命远景的辽阔，马克思主义者改造客观世界整个事业远景的辽阔。革命的前途不仅浩大，而且光明。象“万山红遍”、

“漫江碧透”那样光明澄彻，象“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那样生动活泼。一切都象解放了，都在自由竞争，呈现出一个万花筒的景象。但是，要问：这当前的景象，到底是谁在作主，谁是真正的主人？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大地是苍苍茫茫的，它的一沉一浮，到底是谁在主宰？这苍苍茫茫的大地，我看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汇。它固然代表着大地本身，但也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代表着世界革命的形势，代表着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的整个革命事业的形势。这形势的发展——波浪式的发展，到底谁个在主持？诗人在词里提出了这样一个深远的问题，但仅问而不答。其实是有答案的。答案呢？答案就明白地写在一年半之后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头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

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这个科学性的预言，就是答案。这在十几年后，果然实现了。十几年似乎相当长，然而也实在是“很短的时间。”这儿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在我看来，也同于词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到底谁来作主？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张静江之流是从“对面反对的”；反动本质在当时尚未显露的汪精卫、孙科之流是从“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的，连陈独秀也属于这一类。从“对面反对”是要妄想争做主人，从“后头批评”是不认识真正的主人，唯一正确的就只有“站在前头领导”。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革命派所采取的就是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因而词中所问的“谁主沉浮”的“谁”，那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同志是站在这支队伍的最前头的。

当然，《沁园春·长沙》词所写得十分含蓄，作者决没有这样明显地吐露出自己的感怀。如果那样写，那就会成为有韵的论文了。恩格斯说过：“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见一八八八年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正是这样把观点隐蔽得非常周密的绝好的艺术作品。作品的外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作品的内在又是一个更深邃的完整的世界。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写作前后的革命形势连系起来看，这个深邃的内在世界便十分玲珑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人们能说我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吗？我是不是过分强调了政治价值，因而贬低了艺术价值呢？在我自己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在我看来，读主席的诗词，正需要探索到那高度的政治价值，然后才能真正懂得那些作品的高度的艺术价值。

词的上半段，如上所述，观点是非常隐蔽的。词的下半段也是同样。上下两段合拢来所构成的完整的世界，差不多丝毫也不显露象征的痕迹，然而却正包含着一个极其玲珑的象征世界。上半段是说在革命潮流中谁是主人，下半段则是说在革命潮流中应该怎样去作主人。上半段是用叙述眼前景物的手法，而下半段则出以回忆，从回忆中透露出了怎样作主人的态度。

作者在学生时代是以一九一一年到长沙的。在长沙经历了辛亥革命，第二年看到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一九一四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中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五年。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强迫承认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了。因而构成了当年的两个国耻纪念，即“五七”与“五九”。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一八年七月毛泽东同志结束了学生生活，由长沙进入北京。

作者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是有不少的同学的，常同蔡和森、何叔衡等到水陆洲游览，并在湘江中游泳。那些同学也多是后来革命战线上的同志。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作者还在长沙组织过新民学会，发展到了七八十人，大多数也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

其后一九一九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回到长沙。六月，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七月，出版《湘江评论》。冬天，又回到北京，研究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经组织过平民通信社。

又其后一九二〇年四月，作者又由北京到上海。七月，回到长沙，在长沙担任过教学职务，成立了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组织过平民夜校和文化书社。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一年。这时候，作者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以上关于时事和生活上的简略追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的下半段中诗人自己的回忆。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这就是说：作者和不少的同学在学生时代或教学时代，曾经携手同游水陆洲。由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十年岁月，那真是大波大浪的时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发展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这如用山岳来比誉，便是一个高峰又接上一个高峰，真是个“峥嵘”的岁月呵！“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岁月呵！

以前也曾有人用“峥嵘”二字来形容岁月。如鲍照《午鹤赋》“岁峥嵘而愁暮”，是说一年到了尽头冷得很厉害；即罗隐诗“寒意转峥嵘”之意。杜甫《敬赠郑谏议》“旅食岁峥嵘”，是说自己的年齿日高。这些旧例，和本词的用语比较起来，字面虽同，而意则迥别。诗人的革命精神使词汇也赋有了新的生命。

那些同学们的精神面貌又是怎样的呢？那真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时新时代的新少年是想振作有为的，从旧时代的束缚中初步解放了出来，争先恐后地很想借用西方的科学文明来拯救积弱的中国。路子虽然还没有找对头，然而风采鹰扬，才华焕发，目营四海，心雄万夫，当时的爱国青年似乎全国都有这种共同的气概。在青年时代的作者，和同学们游览水陆洲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慷慨激昂地一面在“指点江山”，一面又在“激扬文字”了。

“指点江山”，有时固然是欣赏眼前的锦绣山河，但有时也可能有河山之痛。不要忘记，当时的长沙是有日本租界的，外国的轮船也可以直开到长沙。

“激扬文字”，应该是对于当代的言论加以赞赏或批驳。“激扬”是所谓“激浊扬清”。浊者激之，批驳之；清者扬之，赞赏之。大抵在辛亥革命以前，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清议报》的文字是发挥了启蒙作用，受到欢迎的；待梁主张君主立宪，论为保皇党之后，章太炎等的《民报》《国粹学报》便取而代之了。再其后便是要打倒孔家店的《新青年》。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年年初，《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当时在中国青年界中是风靡一世的。或激或扬，时代潮流和个人主张也随之而受到相互影响。

反封建的潮流是汹涌澎湃的，必然的趋势当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说：把横亘在中国革新道路上的障碍物——一切军阀官僚，封建余孽、买办洋奴等都视为“粪土”。拿军阀来说吧，所指的不单纯是做过湖南督军的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赵恒惕之流，事实上连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錕、吴佩孚等等都是被包含着的。说得更广阔一些，就是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凯瑟尔，日本的军阀、英法美等国的巨头，一切的一切凡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权威”都只是“粪土”。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可取的，虽然在初是“意气”用事，但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这“意气”就化而为明确的阶级斗争的意志了。再其后不到四十年，请看今日的“苍茫大地”，到底是“谁主沉浮”！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从作者的记忆来说，是在学生时代曾经和同学们到湘江的中流游泳，激起浪花来，使江里急驶着的船舶都不得不回避。但从诗人作词时的心境来说，则是应该以那样勇敢的精神，跳入革命的浪涛中作中流砥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在当年是作者对于自己的策励，而同时也是对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对于世世代代的世界青年们，永恒的鼓舞。

青年时代朝气蓬勃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应该永远保持着这种朝气，充分发挥着这种朝气，不怕任何障碍，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把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所说过的话。在四五十年前的“与人奋斗”是以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帝国主义者对象；在今天的“与人奋斗”又是与谁奋斗呢？主要是与美帝国主义者奋斗，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奋斗，与一切国际反动派奋斗。斗倒阻碍人类进步的他们和他们所传播的反动的意识形态，使全人类得到彻底的解放。

当然，“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也要努力进行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要加紧地向地球开战，向自然开战。别人要说我们是“好战”罢，好得很，我们是为革命而“好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好战”，为打倒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解放全人类而“好战”，为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

征服宇宙而“好战”。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国的青年们，都应该从这里享受到快乐，真正是“其乐无穷”，“其乐无穷”，“其乐无穷”呵！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

“红旗跃过汀江”

毛主席这首《清平乐》是“一九二九年秋”做的，在刊本上标题为《蒋桂战争》。关于这首词，我在一九六二年曾经写过一点读后感。目前《光明日报》准备把主席的墨笔手迹发表，同时要我再写出一些体会。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首词无论从内容上或者格调上来说都是革命的词。要读懂得这首词，首先要重新温习一下当时的革命形势。

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军阀混战时代的中国。新旧大小军阀把祖国的锦绣河山弄得一盘破碎，随时随地都在争夺地盘，动辄开战。

单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情况来说。

一九二七年十月有新军阀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等对武汉派和湖南军阀的战争。十二月有蒋介石和广东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

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有新旧军阀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对抗奉系军阀的战争。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有蒋介石和广西军阀争夺华中之战。八月又有蒋介石和旧军阀阎锡山、冯玉祥的第一次战争。蒋与阎、冯还有第二次战争，那是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了。